

谜一样的历史，谜一样的故事，连昙媚本人恐怕也不会想到，将来有一天，她留下的造像题刻，会成为后世眼中的“魏碑神品”，引人长久观瞻。

北魏景明四年（公元503年）早春，平城（今大同）西武周山下，和风轻拂，嫩草探头，春天的温暖扑面而来。当武周山石窟寺的香火袅袅升起时，僧人们低沉而悠远的诵经声，回响在武州川两岸。

一位法号“昙媚”的比丘尼，身着常服，手持念珠，步履匆匆地出入于石窟寺各洞窟间，像是在寻觅什么，又像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游览。石窟寺的僧人们经常会见到这位心境清澈的出家人，听说她想选择最佳的洞窟开龛造像，便在心里祈愿她诸事顺利。昙媚看到众人投来慈悲的目光，虽心领神会，却总是沉默寡言。法号中一个“媚”字，似乎说明这位比丘尼凡心未泯，但从她静穆又平和的容颜中，又能看出她一心向佛的虔诚。

就是这位法号“昙媚”的比丘尼，于北魏景明四年的春天，在武周山石窟寺开龛造像，给后世留下了精彩，也留下了许多千古难解之谜。

出家人本该永诀红尘，不染杂念，但俗世社会的更迭与纷争，身处平城的昙媚多少都有耳闻。然而，自打北魏迁都洛阳后，武周山下开凿石窟的鼎沸声，似乎一下子成了往事，而洛阳伊水之畔的香山和龙门山，却成了北魏王朝礼佛崇佛的又一圣地。春天的风吹来，武周川荡起阵阵涟漪，

景明四年的天成之美

□ 许玮

没有人知道昙媚在想什么，她的身姿倒映在水面上，有如一抹行走的彩霞。

于是，百般思量后，昙媚最终选定北魏和平年间昙曜高僧主持开凿的一个大洞窟，很快延请工匠，着手开龛事宜。那个时候，昙媚选定的大洞窟内的主尊释迦牟尼已经端坐了40多年（从北魏和平初年算起），以悲悯的情怀，迎接芸芸众生的叩拜。每一次来石窟寺，昙媚都会在佛祖脚下跪拜许愿，而大佛肃穆的表情、沉静的内心，似乎在无声地召唤她完成内心的宏愿。

经过细致的构思、绘图和雕刻，石质坚硬却细腻的砂岩上，从此留下了昙媚对佛祖的虔诚和礼敬，也留下了她对人间安泰的美好憧憬。能在那样一个伟岸的洞窟内开龛造像，昙媚觉得此生无憾。造像结束后，她又请来一位书家，把自己开龛造像的初衷和宏愿说与对方，代请写就一篇造像记，由石匠镌于一块方形石板上，嵌在了佛龛旁的石壁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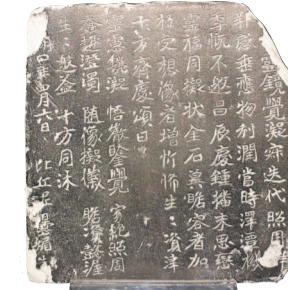
然而，某一天，昙媚开龛造像的洞窟，窟前石壁忽然崩塌，在让深隐在洞窟内高大的释迦牟尼坐像显露人间的同时，也将包括昙媚开龛造像在内的所有前室石雕毁于顷刻。

已经无法想象那是一次怎样的山体崩塌，也无法想象那些用心血雕刻出来的石

刻艺术，刹那间便成了碎石。公元1956年11月，西北风烈烈地扫过武周山的崖壁，衰草起伏，大地即将被寒冬笼罩。就是在那个季节，考古工作者对云冈石窟部分洞窟进行了一次窟前勘察作业，在整修现今编号第20窟（著名的“昙曜五窟”之一）窟前地面时，于土层中发现了一块方形石板。工作人员随即把石板上的泥土小心翼翼地拭去，清晰的文字霎时映入眼帘。

经专家测量，石板纵30厘米、横29厘米、厚6厘米，平面近似正方形；石质为细砂岩，其上纵向阴刻文字10行，每行最多12字；石板除四角稍有缺泐外，大部分保存完好。朔风扑面，但考古人员已忘掉了寒冷，都迫不及待地辨识起了石板上的文字。辨识完毕，人们已经大概明晰了这段文字的意思，依据“比丘尼昙媚造”的落款，专家将石板上的文字命名为《比丘尼昙媚造像记》。这便是当年昙媚在武周山开龛造像时的题刻。

从北魏景明四年镌刻，到后来洞窟前的石壁崩塌，再到二十世纪中叶的1956年出土，《比丘尼昙媚造像记》题刻在黄土中沉睡了1400多年。1400年沧海桑田，北魏王朝早已成为留在史书中的一个悠远背影，时间将太多有关那个王朝的讯息淹没，但一块题刻弥足珍贵地留了下来，与之一



道显露人间的，还有昙媚在千年以前许下的宏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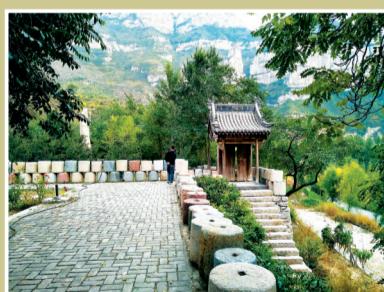
纵观《比丘尼昙媚造像记》，以魏碑体镌刻，且属于魏碑中用笔以圆为主、结构雄浑宽博的一类。国学大师康有为对魏碑有过极高的评价，为其归纳出“十美”，其中一美曰“结构天成”。与《比丘尼昙媚造像记》题刻相对，在深深感动于这份不加修饰的“天成之美”时，又遗憾无法知晓当年系何人为昙媚撰文、丹书，又是何人镌刻。

后世已无法考证昙媚是一位怎样的佛门女弟子，而她的容貌，更是脑海深处的一个想象，但她在北魏景明四年春天留下的这块造像题刻，却是虔诚佛心的见证，像一段嵌于山崖之上的记忆，记录了一位出家人面向佛祖时的那段涤荡人心的往事。她留下的造像题刻，成为后世眼中的“魏碑神品”，引人长久观瞻，而当年的佛心与禅境，幻化出了让世人憧憬的美，为所有的爱与善良，注入不竭的泉源——世界因之祥和、安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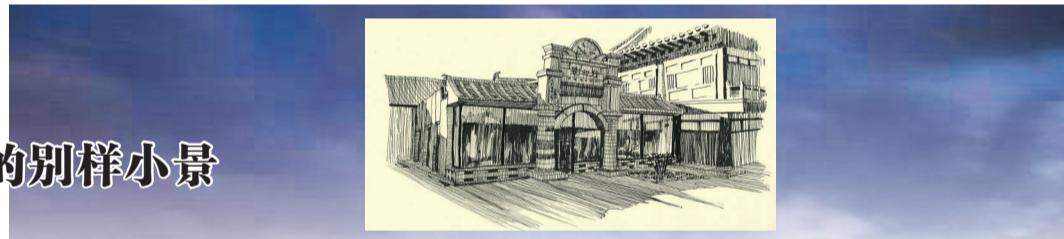
谈古论今说大同

随手拍大同



融入自然 彩霞、兰子 摄

云冈景区里的别样小景



云冈石窟是一个非凡的地方，不仅可以欣赏到1500年前的艺术与文化风貌，领略山堂水殿、浩浩万佛的旷世之美，就连大景区里那些质感凝重的别样小景，一样精彩、迷人。

那日，我又来到云冈石窟，礼佛大道南侧一排简约古朴的展馆吸引了我。来到“云冈影视厅”，举头望见厅前门楼上方手持琵琶的飞天，凌空飞舞，飘飘欲仙；废旧石料砌筑的门柱，古朴典雅，别具艺术感。前厅陈列着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式电影放映设备，还有二十年代的手摇放映机、扩音器、氙灯电源等稀罕物件。内厅为放映厅，一排排七合板铁铸结构的老式座椅，大约是从老电影院淘来的，循环播放着黑白老片，勾起了我年少时的甜蜜记忆。

其它几个展馆各有各的看点，云冈美术馆展出的是国内顶尖书画、雕塑作品等；院史馆里图文并茂，展示了云冈石窟近百年的发展历程；文创馆门口，两个由废旧钢材制成的卡通人物，吸引得游人纷纷拿出相机、手机拍照。里面的文创产品，其创意大多取之于厚重丰盈的云冈装饰文化，件件精美，蕴意绵长。

离开展馆，我一路向西，逆行于游客返程的路线上。路边有旧石碾排成的护栏，废磨盘铺就的休闲小广场等，引领着我在时光里穿越。几处供游人休憩纳凉的合掌形小木屋、水泥管桶屋，既有历史

的回味，又有现代的气息。几个废旧钢管创意的伞状小亭设计得灵巧轻盈，风采翩然。那种空灵、通透的空间美极具诗情画意，让人联想到张宝题倪画《溪亭山色图》中的诗：“石滑岩前雨，泉香树杪风。江山无限景，都聚一亭中。”置身于这些优雅小品之中，我的脚步不知不觉慢了下来。

一路走来一路欣赏，又见路南侧一盘石碾，一副石磨，一架原木秋千，一群大白鹅在草地上，悠哉悠哉。这么一大群鹅有多少只？一只、两只，三十、四十，我数着数着，猛抬头又见围墙外的十里河中，密密匝匝一片芦苇荡，被风霜染得黄灿灿的。一阵风掠过，苇浪翻涌，让人恍入“澄澄映葭苇”的诗境（唐·王维《清溪》），一时间竟忘了身在何处。转头之间，又见远处有四名美女手翘兰花指，迈着轻盈细碎的台步飘然而至。“啊，娘子！”听着那吴侬软语的道白，看着她们欢快的模样，我们相视开怀大笑。

脚步向前移动，耳边传来了委婉悠扬的器乐声，由远渐近。寻声来到了佛影殿前，原来这里全天候表演《西天梵音》乐舞。舞蹈分为供养天舞、多臂神舞、胡旋舞、伎乐天舞，融合了印度、天竺、波斯等不同风格的乐曲，表达了佛国仙境的美妙和谐，还原了北魏宫廷流行的乐舞《西凉乐》。游客们如痴如醉，沉浸一幕幕华服盛景与乐舞美感之中。

演艺场地有十多家售卖快餐、小吃、饮料的售货亭。其中一个卖冰激凌的售货亭格外与众不同，是用风筒和工矿废弃机械为原料打造的。挂着“哈根达斯”的牌子，旁边还有一支卡通冰激凌模型。这个创意新颖，别具一格的混搭型售货亭，既有老爷车、火红年代的怀旧范儿，又有浪漫的异域风情，为古老庄严的石窟景区注入了时尚元素，吸引了众多游客绕亭拍照。

离开演艺场，距云冈博物馆不远处，路边排设了十几辆矿工们戏称为“黑牛车”的退役矿车，它们是为国家煤炭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功臣。如今，成了云冈景区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这些镌刻历史年轮的旧物件，勾起了人们记忆中的似水年华。感觉每一步都是新奇，每一眼都是享受，就连卫生间都是一景。一处仿古造型的生态厕所，外墙用翻修道路时的破碎水泥块贴装，廊柱用旧石碌碡叠加而成，外墙上装点成了两扇斑驳的老院落木门，门钉和兽面环锈迹斑斑，一副历经风霜岁月的沧桑模样。虽然外表粗糙，里面却是五星级的高颜值，空气中还弥漫着淡淡的清新剂香味。

具有艺术与文化品味的诸多别样小景，将大同的工业记忆、城市变迁和塞上乡愁浓缩在大景区中，每个小景都可以入画，每个镜头都是最佳的选择。无奈，我手机里的相册已满爆了。 宋元林

